

# 坦荡曲艺，乐天人生

○ 陈伊凡 王竞帆



## 李寅飞

2005年作为曲艺特长生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2006~2009年为北京德云社鹤字科演员。2012年参加第六届CCTV相声大赛，获得“人气之星”。

“‘头一道菜就是蒸羊羔，后边儿还有呢，后边儿还有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什锦豆腐什锦丁儿……三鲜苜蓿汤’——哎呀，这口风太像李伯祥了！那时候都不认识字儿，就按着拼音那么抄音儿写下来练。觉得挺好玩儿。”

回忆起自己与相声最初的缘分，李寅飞情不自禁抑扬顿挫地念叨开了。

如今，这段有名的相声贯口（编者注：对口相声中常见的表现形式）李寅飞顺口就来，就连躺在床上也会忍不住念叨几句。

2012年，李寅飞和他的搭档叶蓬参加了CCTV举办的相声大赛，获得了人气之星，着实“火”了一把。

谈及自己的相声人生，李寅飞幽幽一笑，曰：“乐天者寿。”

## “传递快乐的人自己都不快乐，这怎么行。”

涮羊肉，老一号楼，集中班，“这些想起来就很开心啊。”如今已是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的李寅飞看着窗外的落叶，砸吧着嘴说道。

集中班的日子李寅飞的记忆中是快乐而难忘的。每到寒冷的冬天，李寅飞如果周四下午没有课，就会去照澜院买了羊肉，给室友短信叫他们回来吃。

“对了，这可别写进稿子里，不然楼长该把俺们的锅给没收了。”说完，他还不忘提醒一句。

“玩儿性大。”这是曲艺队前队长吴天蛟对李寅飞的评价。

这个水利系12级硕士说起他的这个“老不正经”的学长，脸上一直挂着笑。



有一次，李寅飞为了不让他睡觉，用手机录了“吴天蛟你想睡觉是不可能的”放在他耳边，“你说，这人损不损！”吴天蛟大笑道，“他这个人挺能玩，做事总有点不到‘屎不拱屁股门’不干活的的感觉，但最后他总能很好地完成。”

每当这个时候，李寅飞就会咧着嘴说，“也不看看我是谁！”“他就是要你腆着脸跟他说，‘您是神仙啊。’”吴天蛟说道。

当然，李寅飞也有正经的时候。

吴天蛟记得自己还是队长的时候，面对曲艺队里创作气氛薄弱，凝聚力不高，身为队长的他愁坏了。这时，李寅飞这个队里的老人突然变得一本正经，跟他聊天，给他鼓励。“就感觉一个平时一直打醉拳的人突然给你一拳，一下子就被打醒了。”吴天蛟说。

前任曲艺队队长工物系08级本科生吴凡回忆起这个被他称为“李寅飞爸爸”的学长时说：“平时一看就是玩玩闹闹的，但关键时刻他从不掉链子。”

吴凡记得，2011年曲艺队举办《艺起走到》专场。“曲艺队在那个学期办专场之前是很少的，准备得很仓促，其实办的也挺赶的，很多事儿都没准备好，而且，演出前我和吴天蛟也是连着发烧。”他说。

结果，演出前李寅飞也病得厉害，发烧咳嗽一宿。但是第二天李寅飞吃药喝水，到晚上演出的时候依旧全情地投入。



“他当时跟我说，既然已经应了说要出一个节目，最后即使是在有一定困难的情况下，也要把这事情做好。”吴凡说。

### “坚持梦想，永远是最重要的”

“飞字辈儿”这四个字对于李寅飞来说充满了回忆和思念。

作为继1997年之后，清华招的第二个曲艺特长生，李寅飞刚进清华集中班时还是个“愣头青儿”，他认识了他的师父——98级的王飞。

当时，他的师父正在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但每每到吃饭的时候，总是叫上他的这个徒儿。

“刚进队的时候，飞哥就给我讲，‘会、熟、精、通、化’，一句都不会。”说这句话时，李寅飞斩钉截铁，不自觉地用上了使活（即说相声）时必须注意的逻辑重音，字咬得很准、很狠。

直到今天，李寅飞每回碰见自己的师父时，师父都会跟他说：“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永远是最重要的。”

2012年，得知李寅飞参加CCTV相声大赛，身为师父的王飞也一直关注着。看到他们的表演后，马上在微博上回复他，给他鼓劲。

如今，李寅飞身为曲艺队唯一的“老人儿”，也将这种传承的精神给了他的徒弟——杜飞。

“杜飞是我在曲艺队唯一一个男徒弟，也是一个很热爱相声的人，有灵气、有创作能力，也用心，就是心重，好多事儿也都有时候看不开，我特别希望他在美国能够心胸更开阔，自己在异国他乡能够过得很快乐，很开心。”

风吹得门吱吱呀呀响，李寅飞陷入了沉思。

百年校庆那场夭折的相声剧对于李寅飞来说不仅仅是一次演出，那场剧是李寅飞和自己的徒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蒙民伟楼搭档演出。

“我们要录下来，这不仅是一次对于我们这么长时间辛苦付出的自我肯定，也是我和杜飞的一次记忆。”



如今，“飞字辈儿”一门一个毕业工作，一个出国留学，97年第一个曲艺队特长生胡鑫喆如今已成家立业，李寅飞他们有时会看到这位97届的“老大”携妻带子地出现在队里看望大家。

只有李寅飞还一直留在园子里，坚守着他的曲艺队。

就像老大、师父一样，这帮曲艺队的老人们都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曲艺队，对于李寅飞来说，曲艺队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老大、梁晗都毕业了，我也博一了，等我再毕业之后呢？我希望能够尽早地招上一个特长生来，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招不上特长生的话，大家一定要再努力，哪怕熬熬夜，多讨论，多交流，多观察生活，多创作同学们喜爱的作品。毕竟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我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这么坚持下去。”李寅飞说。

### “就想当个说相声的。”

“我有一个愿景，希望以后人们再提起相声时，不是因为最近工作压力很大，要宣泄才来听，这不是相声的全部，相声的娱乐功能在现代被片面放大。”李寅飞说。

二十载春秋，曲艺已经成为了李寅飞的一部分。

“关键是在于曲艺传达给人的一种生活节奏和生活态度。当今社会太浮躁，曲艺，是一个需要你缓下心境来做的事情，如果你听了三分钟相声就想，嘿，我怎么还不笑啊？这怎么能安静地继续听呢？”李寅飞说，“只有你自己过得快乐，才能给别人快乐，天天传递给别人快乐的人自己过得都不快乐，怎么可能？”

“苦闷，怎么可能没有呢，我也有想哭但还得让大家笑的时候。”说起生活中的不愉快，李寅飞语气豁达，这帮曲艺人总能“化生气为浆糊”。



2013年4月19日，“大逗相声”在清华大学大礼堂进行专场演出，李寅飞（左）和叶蓬表演相声《大话鲁迅》

有几次，李寅飞的搭档在后台和媳妇吵得不可开交，但上了台，嬉笑逗唱，一点儿也不含糊。

李寅飞还记得他刚失恋时的一场演出。“我在台上捧哏，看见一个不认识的观众给我拍照，闪光灯啪一亮，我受不了了，一滴眼泪就掉到桌上，我拿手绢赶紧胡噜一把，跟擦汗似的。那是我女朋友第一次来看我演出时坐的位置，我还能记得她叫好的样子。”他回忆道。

“乐天者寿”是李寅飞的一种生活状态。

“偶尔能感觉到或者看到他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但是他即使是心里边儿有事儿，也能展现出一种开心的状态。”想起这位曲艺队的老人，吴凡说道。

如今，李寅飞已经从最初的拜磁带为师，到成为清华曲艺队的老人，李寅飞说：“就要

当说相声的，还得是学历最高的。”

身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博士生，李寅飞斩钉截铁地说“就想当个说相声的”。

几年来，他做过不少和相声有关的专业论文。

“我了解相声行业整体市场规模、就业人数、市场细分状况；我也了解媒体传播规律，利用不同的媒介平台把我想说的内容传达给观众，这些背景知识在业界都是少有的。”李寅飞说道。

“清华里觉得我太像说相声的，说相声的觉得我太像清华的。无论如何，坦荡便是。”

坦荡便是。相声如是，学业如是，生活亦如是。李寅飞笑称，在京城里，他是说相声的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个，但他希望观众能先喜欢他的相声，再看他的学历。

（本文转载自《清新时代》）